

凡人微光

记/录/有/故/事/的/你

搭乘鹭鸟的渡船

李晓/文

春日的天空蓝如翡翠，县里的张大哥给我打来电话：“你不是想到我渡船上看看么？趁这个好天气来，江上鹭鸟也多。”

我前往云阳县那条叫彭溪河的河流，它是长江的一级支流。清晨，它刚从薄雾中醒来。彭溪水的水，涟漪轻漾，宛如风吻绿绸。

背景介绍

文中的渡船，是“渝云阳渡0061”，它是重庆市云阳县彭溪河上的一艘客渡船，该船航线连接桐梓园渡口和黄石街道码头，单程票价3元，是迎新村村民进城办事的唯一依靠。

文中的张大哥，是“渝云阳渡0061”的船长张希前。张希前自18岁从父亲手里接过舵轮以来，已坚守航线42年，除日常摆渡外，还承担接送学生任务，并利用政府补贴维持运行；额外守护绝壁鹭鸟，船上常备投喂工具。



父亲递过来一把舵轮

张大哥的小客船在码头边停泊着，在河风吹拂下，它也静静地睡了一晚。船行前，张大哥蹲在码头边上，把手伸进水里试了试，河水清凉，比前几天暖和了一点点。他把手上水珠甩掉，在裤腿上擦了擦，这才跳上船去检查发动机。这是老习惯，父亲教他的：先摸水温，再摸机器。42年了，他从不省这一步。

渡口边的石阶，被江水泡得发黑，苔藓斑斑，张大哥来来去去的脚印踩在上面40多年了，石头里，也留下一个老渡船人的血脉基因。

早晨，码头对面的山还是青灰色，薄雾轻绕，山顶缠着一圈白。上午九点，客船离开渡口，一声鸣笛，算是给两岸青山问声“早安”，引擎声“突、突、突”响着，像一个人从喉管里吐气。

张大哥站在舵轮前，身子微微前倾，目光一直盯着水路。这条水路，他走了42年，哪里有弯，哪里水浅，哪块石头在水下藏着，他闭着眼都知道。但跑船的人懂得，水是会变的，每一天的流速、水位、风向都不一样，容不得半点分心。

船舱里叽叽喳喳，那是坐船去下游一个叫黄石的镇

子赶场的村人，背篓挨着背篓，装的是新摘的菜、刚打的鱼，还有几袋自家晒的红薯粉、洋芋粉。有人在喊：“老张，今天天气好，下船了也去赶场。”引擎声渐大，张大哥回头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这条渡船，是村里人的命脉。村子与镇子，一条河流隔开，直线距离不过数百米，但需要绕过一个回水沱，单程要30分钟。3块钱的票价，10多年都没涨过。赶场天的乘客，大多是去卖蔬菜瓜果、鸡鸭鹅蛋等山货，平日里装的人，走亲戚的，到镇上闲逛的，还有村里老人差不多每天都要到镇上约人下象棋的，也有半夜生病要到镇上看病的，只要村里有人给张大哥一个电话，他就毫不含糊，发动引擎开船送人——救命，是天大的事。

张大哥18岁那年，有天，父亲递给他一支烟，亲手点燃，父子俩在江边抽烟，烟圈缕缕飘散。父亲递给他的，还有一把舵轮。父亲就一句话：“儿子，我身子骨赶不上那些年了，这船，你得开下去。”直到驾船了，每天装着乡亲们上船下船，张大哥才明白父亲的话，码头的一头拴着船，另一头拴着村里人的日子。有天，父亲上船来，一船人都围着他，亲亲热热地跟每个人拉拉手。父亲欣慰地笑了。

“陪我长大的船”

清晨，张大哥要送那几个走读的孩子过河。傍晚，放学的孩子又要坐船回家，张大哥的船不离不弃，亲人一样在那儿等候着。

这些年来，孩子们参加了高考，收到高考通知书后第一个要报喜的人，就是他们嘴里的“张叔叔”。

去年夏天，一个从南京一所大学毕业的村里娃，来到渡船上跟随张大哥拍了一整天，做了一个叫《陪我长大的船》的短视频，通过网络发送后，点击量飙升，超过10万。张大哥也看到了那个视频，他对我说，看得自己眼泪花花的。

6年前，张大哥也想过不跑船了。生意一年比一年清淡，油钱却一年比一年贵。每个季度买燃油要花1万多元，往往收上来的船票连油钱都不够。妻子算过账，要是没有政府补贴，这条船早就开不动了。张大哥望着河水发呆，摸着船舵，最后，还是把“停运”两个字咽了回去。

张大哥舍不得这条船，更舍不得船上那些人，卖菜的村人、上学的娃娃、赶场回来拎着大包小包的村里媳妇，都是几十年的老面孔，都是几十年的老交情。要是渡船不开，他们怎么办，要绕远路多走几十分钟。“要做一个

有良心的人”，这是张大哥为人处世的信条，也是他家的家风。

我上船这天，船行七八分钟，转过一道弯，一面绝壁突然横立眼前。张大哥上前把油门往后拉，船慢下来，几乎是贴着水面滑过去。他仰头往上看，白色崖壁上，鸟巢一个挨一个，密密麻麻的，有的架在岩石上，有的藏在树枝间，上千只鹭鸟正在忙忙碌碌。

他伸手指着崖壁，像介绍老朋友：“那窝是白鹭，这窝是苍鹭。”

船上乘客乐了，问：“张大哥，你算是鸟专家哦。”

张大哥笑了，说：“天天看嘛，都熟了。”

妻子在一旁补白：“有时也用手机搜一搜。”

张大哥走到船头，从编织口袋里抓出一把玉米粒，朝着绝壁方向轻轻撒出去，玉米粒在空中细细碎碎散开，如花瓣飘扬，也如一场晶莹春雨。几只鹭鸟兴奋地俯冲下来，啄食着水面上的玉米。

张大哥站在船头，望着鹭鸟，风吹着他的衣服，鼓起来又瘪下去。

劝君莫打扰三月鹭

10年前，这里只有数得清的几十只鹭鸟。张大哥每天开船路过，看它们飞来飞去，渐渐看出感情来。他买了玉米粒，买了小鱼小虾，在船上备了三样“宝贝”：一个装玉米粒的编织口袋，一个放小鱼小虾的塑料筐，还有一根绑着铁钩的长竹竿。玉米、鱼虾喂鸟，长竹竿用来搭人工鸟巢。

每年春天，鹭鸟最多，上千只聚在崖壁上，白花花一片，像下了一场早雪。

春季，是鹭鸟们觅偶、恋爱、育雏最忙的时候。张大哥把船开得格外慢，引擎声也压到最低。“不忍心打扰。”他说。

曾经也有船上乘客打起了歪主意，出于好奇想去掏鸟窝、捡鸟蛋，都被张大哥拦下了。

张大哥轻言细语地劝说，鸟也像人一样，它们在崖壁上想有个家，我们不要去碰它，不要去打扰它。

乘客们觉得张大哥说得有理，后来和他一样，也成了爱鸟人士。

船行至中途，突然间，几只纯白羽毛的鹭鸟飞来，它们立在船头，眼睛望着乘客，但我能看清楚，它们的眼神停留在张大哥身上的时间最多，鹭鸟的眼睛，镶嵌在流线型的头骨两侧，瞳仁深幽如春江水。

船到码头，阳光如瀑布般轻洒河流，河上光斑如银。船上鹭鸟扑扇着翅膀飞起来，在天上划过一个圈，它们叫着：“咕——咕——”，再飞远，像是在对乘客与张大哥道一声：“再见，再见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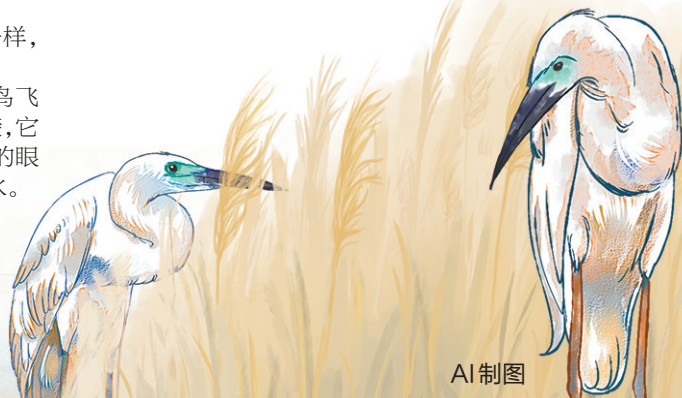
红色船身的渡船安安静静靠在岸边，船头绳子和码头的铁桩连在一起，被晚风吹得微微晃动。

张大哥今年61岁了，鬓角白发也如白鹭羽毛。在码头，张大哥为我准备了简单晚餐。

他对我说，只要村里人需要他，他会把船继续开下去，他离不开船，离不开乡亲们。

当然，现在他心里又多了一份惦念，他也离不开这一群在崖壁上安家的鹭鸟们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

AI制图